

集部

東維子集卷二十一

元　楊維禎　撰

記

天風海濤樓記

吳閶闗之西其地清曠平衍去海僅若干里有築層樓與海湧峰之小吳軒相埒者其主彧招海内豪客燕處其上八窻洞闢近見風濤汹湧在足底樓若浮而逝也

主酌客以酒曰景若是能無言乎客亦酢酒於主人曰樓惡名主曰未有以名敢請客遂稱天風海濤主以為然并以記請客曰壯天聲者風也而不知大塊之噫者聖也壯地險者濤也而不知層瀾之積者信也故聖於陰陽莫如風信於晝夜莫如濤風之生於天執之而不得逐之而不及惡究乎聖哉濤之出於海禦之而不激之而不冚惡察夫信哉天地噫而為風陰陽以之鞴萬物也江海積而為濤晝夜以之準萬古也風之聖濤

之信大矣至矣及天風與海濤相薄也蓬蓬然起歙乎土囊塡乎太空不終日而萬里若一磅礴相射與激水之濤相軋呑天沃日走貎貅而吼犀兕獸駭於野龍拔於淵極天下之神觀無出此吁海濤不揚而淵靜天風不振而和平欲極天下之神觀奚有焉惟人亦然厄於窮巷逃於深谷患難奸其外煩懣忍其中於是激諸意氣之頡頏發諸悲歌之感慨而天下稱奇曰丈夫士固如是也雖然奇不生於奇生於變故不觀變無以知其奇不觀奇無以見神也嗚呼戶牖之小萬

頃寓焉可謂竒矣抱竒志者亦將於此一奕乎

錫老堂記

華亭環南六十里為胥川有老人曰殷純父氏者年八十餘畧無衰憊態老人失子而得女二其長債曰顧審之氏居老人甥舒以終養且名老人燕處之堂曰錫老盖私賀老人之高年而假魯人頌禱之詞以為意也吁養外舅氏若審之氏者亦可謂恭也已矣審之以老人之姪孫奎受業予門遂因奔請錫老記予讀魯頌泮水

之章其詞曰永錫難老順彼長道難老者難若出於天錫不知固有難老之道而有以為錫之耳故曰順彼長道老人實以之老人者既無多男子以怵其愛憎家又饒樂素無服食窘其寒饑晚又求清静術樂之以遺棄夫嗔喜愛慾朝市之勢要聲利也皆其難老之繇而詩人所謂長道者也抑吾於老人之錫者有感焉者昔者虙戲神農氏之民暝之蹎蹎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黄帝堯舜氏之民職職植植弗夭是以難老後世之

俗不然劘文之煩稱也機譎之互确也百狀俱作萬恠
横生水竭山崩宵光晝寘石言犬痾夏霜冬雷罔不繆
盭是以有父終其子兄終其弟者求老人之善自養夫
長道謂黄帝堯舜氏之民兆欵今聖天子疾民之偷劘
偽還淳思納斯民於春臺熈皥之域以黄唐玄悳格於
上下旁通於四裔四裔之民不言而自化錫老之福且
家至而户達何啻老人氏一堂而止哉吾將與人聮宙
並几酌春酒堂上弾琴吹竹歌上古大庭氏之風以待

遂俾奎復於老人刻諸堂為記

江聲月色樓記

浙江秋濤之壯秋月之英相上下月之英至秋分而極盛濤之聲亦至秋分而極壯濤與月一氣之得故江聲月色為天下兩奇絶也江水流溢而東南行其溺為湘湖湖之陽岐壽諸峰戟而筆立腋江肘湖而襟諸峰之秀者則韓氏惟新之樓有焉元統元年秋惟新氏嘗觴於樓之上請予名樓予命之為江聲月色而記則未遑

也惟新氏去世且十有餘年而其孫奕來從予游猶知致祖初志以記請嗚呼世之言聲色之樂者有美楚眉衛頰春韶月秀狎憑而昵䀹爭憐而競悦悲絲烈筦朋從旅進鳳鸞嘯而鶯燕鳴引吭而諧調者若出金石此世之所謂聲色而人人之甚欲者不知甚欲必有甚惡故曰狂夫樂焉智士哀焉然則聲色之寄於俄然漠然之物而無其甚欲甚惡之累不為樂之至也哉令夫江之聲實以潮鳴乎天下其疾而來也如風雨其突怒如

雷霆其郤而逺也如松風笙鶴人不以為聲而為聲之至也月之與潮相得而勝也其動如銀汞其起如金城其鋪而平也如積雪千里人不以為色而為色之絶也兹非悟其妙之微殆未可與耳遇目觸者同日道也吾留吳下久不見江月雄觀秋且分矣業將與生買舟大泖口泝吳江抵海門夜泊湘南據胡床樓上以攬有樓之奇觀曰聲曰色探天地之大秘藏也則凡天籟之有聲皆吾韶鈞天文地象之有色皆吾之西子南威也嗚呼

樓之聲色若是取之無竭用之無禁而嗜之無荒是真樓之大秘藏而爾祖之樂以終其身而且以遺爾子孫傳世之玩於無窮期者乎生歸試誦吾言於父兄間爾祖有靈必以予言為信

舒嘯臺記

雲間謝仲允氏甥館在石湖之陰館之左个植花木為藥治園堂其中命之曰舒嘯名客至允必延致於是今年春嘗觴予軒所酒酣為予作蘇門之音且以志請按

說文嘯者蹙口成聲也古詩人以嘯與歌並言則知嘯亦蹙口之歌耳不無五音之協五音協則金石絲竹可被時允出名姬童鸞者佐酒吾將以玉笛尋其聲座客擬馬相如為樂府命之曰紫鸞曲然采其音付童鸞歌之以備晉成氏子嘯賦之闕也雖然吾聞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宫荒則君驕商陂則宫壞角亂則其民怨嘯協於宫使予聞之温舒而廣大協於商於角使予聞之方正而好義惻隐而好仁吁此允之心聲也不知代之

君驕宫壞而民怨也第未知聞蘇門鸞鳳者亦有是否人不知其心聲之得則又烏知其嘯之舒者闡敭和平不媿晉處士者耶抑予聞劉越石在晉陽清嘯塞騎聞之悽然而退嘯之感人者又如是今西北之𨻶閉塞關梁允能以越石之嘯慷慨激烈者使風雲動揺煙塵猝起又孰畏乎關梁之孽哉允勿靳是擬相如者又當作為出塞入塞以繼短簫鐃之曲也嘯之舒哉不亦韙哉

讀書堆記

予入淞首慕顧野王讀書堆者在亭林蒼翠閒未果往也上海釋慧自稱野王氏后介其師去東老人來請曰居之在介闢室蓄古今書數千百卷貽其嗣達妙襲名於讀書堆敢丐一言以記記未及今年予遊鶴沙順流下黃龍江抵滄海觀濤泊舟古精藍下主僧出肅客廼慧也見其二子即妙達也夜分張燈敘舊話遂為援筆誌書堆夫書之能藏者不難能讀者難能讀者不難能用者難也書藏而不讀與無書等讀而不用與不讀等

張茂先藏書至世乘而茂不善厥終李贊華載書數萬卷亦無抹於僇身非有書而不善讀讀而不善用者與代之衣冠家有積書如秘府至再世三世慉與書隔甚至售為聲伎資吁可悼也已若慧之書堆高潔亭林磨水火而堆不燬經兵革而堆不遷使達也妙也又能翱翔於堆窮探力取以為脩業地非書之善藏而有善讀者歟弟未知達與妙之善讀讀之善用者何如耳宋聰道師善讀書一覽即掛書棨上人叩則曰書貴行復何

讀此方外士讀書法也惟二子以之至正二年夏四月廿六日

夢蝶軒記

有客三人者過夢外夢道人談夢一客曰吾夢為玄駒一客曰吾夢為蜩唐一客曰吾不夢達魔而為達魔者所以夢起自歌曰巴中老人蠹仙橘化為達魔無處覓隨風一夜到漆園鬼入南華鬼無迹蜩唐者亦歌曰腹育出尸出宮挂風為食芳露為飲月令老翁俟我占識

侯能鳴復能瘖玄駒者亦歌曰大槐王臺臺九沓充州一怒成烏合有時東海去觀鼉焉能死我鯪鯪甲道人曰夢玄駒者志富貴者也不知緣几登釜尋人飲食而有焚如之慘富貴何在哉夢蜩唐者志清高者也不知吉羌執翳而搏其後黄鵠又從而利之使漆園文人捐彈而返走清高何在哉惟達魔夢我者亦不知我之夢達魔則志與物化與物忘彼我殆與造化游與大道𡨋者也古之人得之者惟南華真人也予弟子文壁氏持

縹文冊來曰此某夢蝶軒集也請先生一語遂書此以遺之夢外夢道人者會稽楊維禎也

真仁堂記

雲間陸和伯自其先公某五世為良醫其樂區為真仁之堂未得儒先生之言以記和伯因予友呂輔之氏見且請記夫仁一惻隱之良心出於天而素無偽者也然世之行仁者則有誠不誠辨也梁惠王移民移粟非不仁而其心在於闢土地則非饑民為也宋襄公不禽二

毛非不仁而其志在於求諸侯則非老人為也若是而言仁君子謂之偽可也仁之誠者必若禹稷湯武而後可禹視人溺如已溺稷視人饑如已饑湯不忍人之塗炭武不忍四海之荼毒此誠於仁者也吁此聖人達而在上事也和伯不仕者也不有顔子之仁乎顔子願得明王而輔相之其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此顔子之仁未達禹稷也故孟子曰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陸氏世隠於醫而其仁之真積者當厚矣使繼之者有一念之偽

則豈得為真仁也哉和伯學岐黄之外習吾聖人書能充之以顔子之學善無伐則善無偽矣勞無施則勞無偽矣無偽而仁有以同乎天下矣老人之老無以異乎吾之老幼人之幼無以異乎吾之幼備萬物於吾身無以異乎吾之同胞兄弟也吁其為人也誠矣至矣雲間之疲癃殘疾困而無告於人者尚有出於陸氏之仁之外歟夫子語顔淵曰天下與仁吾亦將屬和伯云書諸室為記

海峰亭記

吾鐵門有貞秀生者其為人爽朗有竒氣玄格高情恒在物外每登高遠眺若見東方生所稱三神山歷歷在眼底築亭鳳洲上名之曰海峰余遊海巫山生邀過鳳洲登其亭與之談仙家久視事因以記請按東方朔書謂海之東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周廻五十里隔弱水三萬里非蜚仙不能到審是則三山不惟不可到亦非世眼所能覿也錢惟演賦遠山詩有秀出海三峰

之句亦想像而賦之耳惟演不能有諸目貞秀顧欲有諸亭亭果有海峯乎無也秀曰吾得海外三峯奇觀於眼之所無者求於神而不求於迹也此非道與神合心與化并者不能得之得之則海峯不在海而在吾亭不在吾亭而在吾方寸藏密之地耳奚知有三萬弱水之隔哉予韙其言而録之座客有謌海峯之謡而被之琴者歌曰

神峯在何處云在東海虚下負六鰲首上托羣仙居世

人尋地脉弱水埶輕羽平聲高人坐燕上天游以蜚車揮斥九清表飄然隘中區咲呼一蓬粒貯在壺公壺并録為記生名沐姓錢氏自號瓊臺仙吏云

靜學齋記

吳人張氏性之以岐黄氏之術為學而東陽㭜先生扁其燕處之齋為靜學閱三年目予宗伯振君求余文為記予叩靜之說於岐黄氏之書性之曰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與時偕行譚而不治是謂至治非靜無以

得之也予曰此非君子之静學也諸葛武侯之言非静無以致遠又曰躁不能以理性此静學旨也静句躁君也性之其有意於理性舍躁之君治之以何哉性無有不善理之則從亂之則凶性從必生性悪必殃自然理也性之以岐黄氏之術務於生人静學之地其必有得生之本者歟本得則道無不生矣雖然抑吾又有進於是者人生而静天之性也静之之初不容説也愚者昧之聖人復之為大道之宗萬物之本也非虚無之境寂

滅之鄉窈窈冥冥之物也感而通之靜之微也動之機也嘻使靜而不機動也奚以資生動而不根靜也奚以資始老氏之言歸根曰靜是謂復命蓋與吾言性者近矣性之既知靜學以理之復知靜根以機之黄老氏養生之道尚有大於是者乎唯遂書諸齋以為張氏靜學志至正七年冬十月初吉記

游菴記

古者四民各有所處士處閒燕工處官府商處市井農

處田野毋使雜居見異物而遷焉此四民之居有定止而業有顓能也後代民始有出於四業之外者則曰游民游民不得容於先王之世而後世縱焉此四民之有專能者寡矣予方㖩於是而客有以游菴為名且徵文於予者曰劉子輿民也予輿以居無定止而名菴曰游其予輿之不幸不生於先王之世乎抑幸而不生於先王之世得不專四民之業而由於游也予輿氏好學之士也以游自由而不得比於先王之民是棄人也烏得

為士乎子輿之游游其居未嘗游其業也蓋子輿幼時侍大父居某所長而侍父居某所親歿而廬穴令又從秀之廣陳所未知老而歸也迄於何所望望乎如浮屠人之寄四方仲尼固曰東西南北之人也此游菴說也嗚呼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聵司火古者疾人猶不致於游而且為官師所材而職其能若是子輿氏鍾美天質懷抱利器而又斂於問學其官師之所不裁者乎其不得比夫先代之游民而棄之也

諗矣惜吾位下官弗遑稱似其人也故重言之

五湖宅記

海虞繆仲素新治鉅艦列几格置琴書其中筆床茶竈相左右容客可數十人時時遨湖海間且命其名曰五湖宅吾嘗與之識是宅於具區之上仲素將觴有請曰吾宅五湖倐東忽西動而未嘗動止而未嘗止實玄真子之隣也曾不知世間有百萬買宅之宅先生既止予宅得無言乎予咲曰異哉子之宅其宅也今夫一畝之

宮一區之宅必相陰陽度原隰未聞卜水吾因子宅有感矣王侯邸第之相甲也其穹焉如天深焉如海食客數千百指粉黛之人填樓而翔閣風雨不動安若泰山自謂享於身傳及於後之人無窮也而近不十年二十年遠不二世三世宅已姓於他矣豈若子之宅若動而能靜若危而能安若邇而能遠而且免傳舍之累也哉然物莫大於宇宙而尤莫大於心善論心者謂之寸宅拓寸而大天地不能容太虛吾室也八荒吾庭也日月

吾扃牖也視子之宅五湖一粟而已耳子之四海一漚而已耳能由五湖以卒返斯宅也居其居如鈞天廣居下睇地間渠渠夏屋真蝸殻哉況湖之一粟乎仲素憮然若有所得釃酒臨風起而自歌曰水之國兮秋秋水之宅兮浮浮招玄真以友兮鴟夷之與遊又歌曰太虛兮吾序八荒兮吾隅居丹臺之廣居兮吾不知宅之所如併録為記

書題附

書烏巴實侯德政記後

契世則以所著烏侯梅前州政績碑示余中叙禦盜寇一事尤詳余未識烏侯而世則之文可徵也因憮然嘆曰自罷侯置守而吏之識守土義者尠矣古者諸侯分土受之於君傳之於祖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郡縣一裂吏卒三歲一易疆埸有變輒望風引去間有與城社共存亡者非出於其人之天性則學問之力也烏侯奉天子命守梅城數千里外衆委敵而奔而侯獨誓與城社

共存亡外攘虎狼卒完其竟往來羅李二寇弄兵南徼至動三省兵禽獮草薙而後已使守汀漳吏有烏侯者在焉則又何致狼藉城保為吾民荼毒哉子思居武城有越寇至蓋去諸子思曰伋去君誰與守烏侯能為子思之所為其亦有得於學問者不誣矣推此節也為晝邑之蠋睢陽之張平原之顏扶竪世教以利國家者固同一義也烏乎烏侯之志節其可畏已哉文士頌其績衆矣而守土之義未有發焉余故特發之至正十年六

月廿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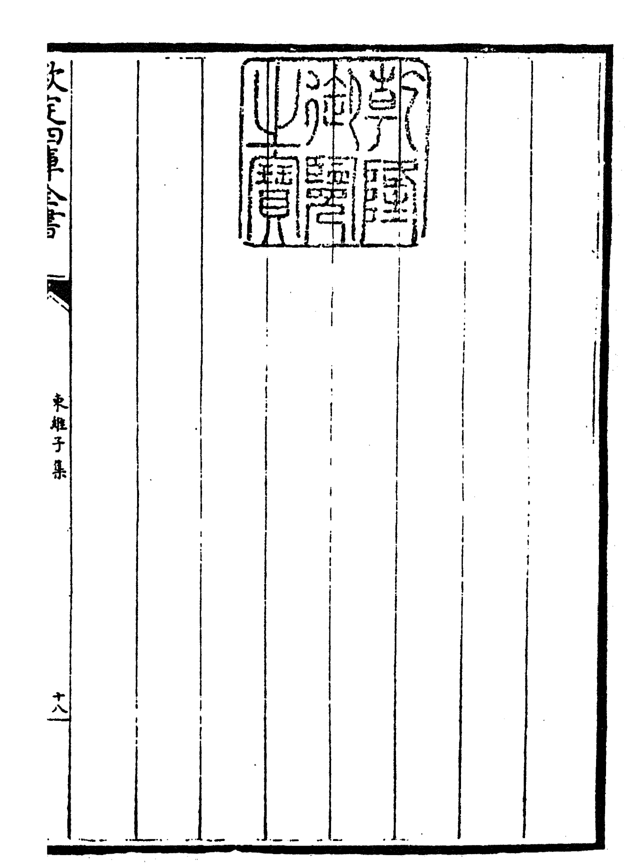
書錢氏世科記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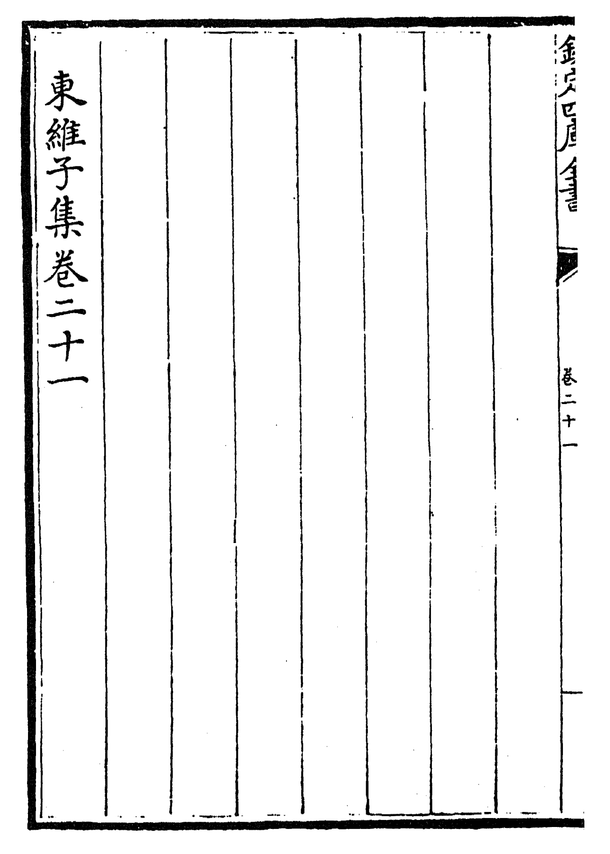
爵位之禪有延於數世者而文藝之傳及三葉者寡矣豈非爵位固本於世澤而文藝之濟美尤得於世德之至難者乎通川錢氏在宋淳熙迄於咸淳四世以經學領鄉薦者若干人擢春官第者二人世科之盛猶未艾也而又有經學領延祐丁巳之薦於是入本朝且五十年矣錢氏之澤何其長也歟吾聞其鄉人俞日華氏曰

錢氏之先曰聲遠公曰景高公者皆能當冦盜時守衛其鄉又力城通川民免渡江避兵之患其鄉民到於今思之嗚呼此固錢氏之世德歟有世德者子孫必顯理之常也雖然今觀世之顯子孫顯以貴富不知務德而蓄於身以及其家者多矣則固不若子孫之文且賢為顯為可久也此余讀錢氏世科記而慕之又為之著其說云

書覓𧏙傳後可繼集鷄録鴒凰議作一類

余讀柳子厚負蝂傳而未見其人及讀元魏志胡太后幸絹藏從者百餘人使人各稱力取之尚書令李崇章王融負之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負使空去若崇融二子非魏之負蝂也耶若胡后者蓋愚弄兩蝂虫豈非栁傳之明證哉予在睦見金倉氏破睦有李淵郁者首入睦庫腰負白金若干錠過重交道上屢仆不能起人知其負也遂砍腰欲其負去吁若李氏者又栁傳之大癡蝂者與


乾隆御覽之寶



東維子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貢生臣王宮

東維子集卷二十二

元　楊維禎　撰

志

讀書齋志

醉李貝仲琚自幼穎悟長有奇氣而於詩書無所不讀求天下未見書如不及題其室曰讀書自課早讀若千萬言莫記誦若干萬言盎出則於書少輟入室則又手

披而口吟矣妻子責不理産及不能𢆯居居邑則曰我業益是仲琚於書其頴若是而余最號不善讀書者也性未能寡欲其讀也不能静且顯即顯又性猝急苟且閑即亟涉欲竟為常恨自課不能如仲琚而仲琚求余文以志室亡廼左乎重違其志則曰自瞽儒之説有𡰪蘷無書可讀而天下之學幾𢆯不知河雒之文天下之至書也帝典以前有皇墳之書大道所寄善讀者稱左史倚相斷自唐虞以下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其炳然見於書與二曜齊明不能滅也前聖既往後聖復起易也詩也書也禮樂春秋也皆聖人之書也善讀易者以知來善讀書者以辨事善讀詩者以正性善讀春秋者以知往善讀禮樂者以制行和德聖人其無餘蘊矣學者幸而有聖人之書可讀則聖人之蘊在我不在聖人也然有不幸詁訓之溺也詞章之隆也異端小道之亂也吁此非書之罪也讀書而不徹其蘊之罪也讀書而不徹其蘊則瞽儒之說勝也已斲輪扁有告於

齊之君者曰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以受之於臣行年七十老於斵輪古之人與其不傳者死矣君之所讀其糟粕已夫吁兹非瞽儒之論也讀書而無有徹其緼之病也仲琚讀書二十年其於聖人之書蓋已静而且頗者矣其所以知來則善讀易者也其所以辨事則善讀書者也其所以正性則善讀詩者也其所以知往則善讀春秋者也其所以制行而和德則善讀禮樂者也然則所為由聖人之書以求聖人之蘊者將

於是乎在吾欲藉以儆後此之瞽儒也故志之

芳潤亭志

君子論根源者莫大乎世澤之厚論福壽者莫大乎六藝之學也故得其學者根固而芳菲源深而潤敷前人以是始之後人以是終之芳之菲無時而歇潤之敷無時而涸矣世之言芳潤者與是異曰爵以芳其身而其芳也朝榮而夕悴曰富以潤其屋而其潤也乍濡而忽槁豈知六藝之芳潤者遠且大哉吾來吳中得所見之家證其

信者曰琴虞氏也虞氏自其公至宣慰使公用六藝之學厚仁根義不食其報者已若干世宣慰始克享有榮名五十餘年而其子若孫林立頴發出典大縣者三掾史院者一以經行應賢能之書者不一而止其為芳也彰矣潤渥矣此任氏講禮樂之亭而有名芳潤者非以林池華竹之勝世澤之允蹈也主是亭者為伯璋宣慰公之第五孫也伯璋茵方壯惇行孝友又善尊師好學光於前人二時名卿賢大夫皆折行輩交之吾知任氏

之芳潤方全盛而未艾也不然何其子孫之多且賢歟吾不及識宣慰公而幸伯璋與吾遊嘗觴吾亭之上講求六藝之所深得且求言以為志吾於任氏之芳之潤益培而馥使世而彌章益疏而沃使及物而彌大也實有望於伯璋故書

竹西亭志

客有二三子持竹西楊公子卷来見鐵崖道人者一辯曰大厦之西有嶰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恊夫鳳凰此

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也一辯曰首陽之西孤竹之二子居焉清風可以師表百世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也一辯曰江都之境有竹西之歌吹騷人醉客之所歌詠此吾公子之所以取號也道人莞爾而笑曰求竹西者何其遠也哉伶倫協律於嶰谷未既竹之用也孤竹之子餓終於首陽亦未適乎中庸之道也廣陵歌吹又淫哇之靡竹之所嫌也地無往而無竹不必在淇在渭在少室在長石羅浮慈姥文竹之所也公子居雲之澳篠簜

之所歎箘簵筶之所蕞結亭一所在竹之右即吾竹西也奚求諸遠哉雖然東家之西廼西家之東也竹又何分於東西界哉吾想夕陽下春新月在庚閶闔從兊至公子鼓琴亭之所歌商聲若出金石不知協律之有嶰谷餓隱之有西山騷人醉客之有平山堂也推其亭於兎園莫非吾植推其西於東南莫非吾美二三子何求西之隘哉三子者矍然失容惵然下意逡巡而退道人復爲之歌明日公子来請曰先生之言善言余竹西者

乞書諸亭為記歌曰

望之娟娟兮雲之篁結氤氳兮成堂百草棼而易藟兮孰與玩遺芳曰美人之好修兮辟氛垢而清涼豈大東之無所兮若稽首乎西皇虛中以象道兮體員以用方又烏知吾之所兮為西為東叶當

芝蘭室志

芝瑞草也非薰草孔子善人之論取以配蘭而言香何也蓋蘭有三秀如之者目曰芝蘭芝之蘭非凡物也芝葉

蘭花則象山陸氏志故孔子以芝蘭對鮑爲言晉人以芝蘭對玉樹言傳曰仲尼蘭鮑荀卿蓬麻亦獨以蘭言也朱子蘭辯曰古之所謂香花葉皆香燥濕無變今之所謂蘭花雖僅香葉乃無氣質又脆弱豈古君子之可刈而佩者乎爲之喟然曰古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古之香斯可已古之香草亦不可見則草木亦有隨時而變者乎離騷子悲於芳草豈可寓辭乎嗟夫已而馬生去僞以芝蘭命室來謁求記庸詎知其寶之芝蘭

皆孔子之所稱者乎抑朱子之所謂不可為君子之佩者乎生愀然變色曰離騷子悲芳草之變者傷亂世之君子某之名芝蘭之室者其與盛世之君子居也盛世君子某幸首得見某人某人者天下士也次得見某人某人者一國士也又次得見某人者一鄉士也十年不得見先生而今日見之非某之所謂盛世君子盛世芝蘭乎不幸有變者雖當吾門而必鋤況入吾室乎其不變者雖在野而必來況在吾室乎予聞其言而韙之為

之歌曰

芝蘭在野兮不以野而自傷芝蘭在室兮不以室而自慶叶世服艾以盈腰兮羌獨佩蘭以為常寫操兮歌吾商芳菲兮彌章

蘁甕志

桐廬章木氏客處錢唐委巷中得一室陋而且隘自題曰蘁甕既得待制杜公本書其題又移書雲間請予志予復以稗官之說窶士有三百甕為何神所請者子何

樂以其請者自居乎章木曰士不可以一日而忘虀味
人味乎鸞脯鳳腊者有而未有知虀味者十二日而不
知虀味其道殆已予又復之曰虀又從韭青州奴作韭
虀其味最天下至殺帳下奴之漏其術者子之虀亦有
是乎章木曰此吾同名而異味者青州奴烏知虀味哉
使知虀味金谷不墟二十四友不禽也予韙其言遂為
論次曰漢禰生眼空天下士謂荀彧差可語餘皆酒甕
飯囊耳世以生民脂膏養天下之酒甕飯囊民亦不幸

甚哉守道息食于甕甕而出而可天下生民飽食而廣居也子之甕其得自狹而人得而過陋哉隸之辭曰甕之室子儒之宫一室之隘兮天下之容吾何隘乎兮甕而志乎高臺大墉甕之甕兮士之茹一茹之苦兮天下之腴吾何醜夫甕而志乎龍肝鳳脯

漱芳齋志

雲間呂生恂名其新闢書室曰漱芳取陸士衡語也而有請於余曰吳俗嗜好尚權利次貨殖婦女狗馬及方

伎服食之秘也恂賴大人癃雅知有義方又賴先生敎顓習在六藝時時能伸筆引舌漱其餘芳足以自腴益不知俗有權利貨殖婦女狗馬服食之秘之嗜已顧先生有以志諸室以儆予入吳雅有喜呂氏父之善敎其子也又喜生之嗜好異於庸衆人而善承其敎也而芳則難言也何也芳者大道之英至治之馨也世之泰其芳在天下世之否其芳在六藝天下之得之者尠矣離騷子嘗思得之曰芳菲芳而彌章至於悼時不得則曰

哀衆芳之蕪穢其所以自咀於萬三千言者則亦徒得諸齒吻之膏毈積之馥而已耳其能沾溉全楚之國哉然其芳不溉全楚而溉於天下後世也遠矣故得其芳者嚼然泥而不滓與日月爭光焉可也嘻騷之芳且爾况聖人六藝之芳乎陸氏子服膺儒術者著文三百篇益亦有志於芳矣而實未嘗得之使其得也其能去舊鄉好新國甘即戎服敗河橋以遺華亭老鶴不勝之怨哉方今聖天子思至治之馨表章六籍以取士士有不

在六藝科者不得奸時以進生於六藝能漱其芳之所獨得異於陸氏子也而又遭逢盛時以大科進焉則其芳也肯為離騷乎離騷不為也又肯為陸氏子乎生勉之父師之望生生之自期以畣父師望者不在是乎勿徒曰漱芳者自腴而已也異俗之嗜而已也至正九年夏五月十日

蠹物志

雲間李彬家有園池池上有卧石一其狀類怪人題其

顔曰蠢物彬嘗觴之所醉踞蠢物曰爾蠢烏知不有蠢如爾者乎彬曰爾不蠢吾蠢物還有說乎余曰石氣之核也怪而以為用也貢於禹傾而以為礬也書於春秋曰嘉曰肺以為乎痰而達枉也設於周官鼓也聲於桐魚鏡也鑑於月林劒也利於昆吾憑也醒酒於平泉之璧鍊也或至於補天焦也或至於縮海及其幻而不常也至羊立而人言物之靈若是而謂之蠢可乎今夫具陰陽五行之秀命之曰人與天地參而有冥頑勿靈非

人類者詩曰蠢爾蠻荆書曰蠢兹有苗以其冥頑匪人類不可以王化率故詩人古史皆以蠢加之吁蠢有不蠢而不蠢者蠢也抑又有説人之逞知覺舜聰明蠢號曰通人曰知士曰巧官及其窮也通覆不如塞智覆不如愚而大巧覆不如大拙也雖欲為蠢物不能然則彼謂不物於蠢而謂兹物於蠢者孰愈孰劣哉君病夫不蠢者之勿蠢物若也故以之號而警之乎不然蠢物不蠢也

濯纓亭志

有三客者會於雲溪之上濯纓之亭各陳所謌詩以白所志一客歌曰桃花一實三千歲不識人間漢秦世溪上漁郎何處来溪水東流復西逝一客歌曰荷為衣兮禁為裳飲流瀣兮餐朝陽山蒼蒼兮水泱泱懷美人兮天一方一客謌曰我所思兮思故人堯舜之主臯夔臣箕之顛兮潁之濵飲牛豈弃巢由民又歌曰鑿則圓兮枘則方尺有所短寸有長文武之道一弛張龍伸蠖屈

安厥常歌闋以質於濯纓主人主人曰一客之辭逃世之士所志也二客之辭喪居之士之所思也三客之辭一隱一顯與時推移之士所為也如用之吾從三也歟三客者退録其辭者鐵厓道人會稽楊維禎主人者為中臺中丞公吴鐸也

癡齋志

余嘗疑顧愷之稱三絶而癡當其一癡者不慧之名也使愷之果癡尚能以才絶畫絶命世耶不知其癡向點

所寄也桓温謂其癡黠各半吁愷之之黠果可以無恵求之耶晉士大夫往往用癡養慧如王述王堪之流是也老子固嘗論辨與巧矣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此晉人用癡道也錢唐戚生修齡自蚤年得癡名於人因此自命吾不生之癡果出於無恙耶抑愷之之寄之也生嘗從余遊精悍堅確日讀書數千言嘿誦如流夜課詞章若干首不以祁寒劇暑少廢其吐言揚才若雷奮河決土墳而草木發也連試有司輒不利赴二千石辟為掌

櫝吏志又不信則復理詞章試有司遂售其資其才與志若此而人以無慧之名名之生又以自命其果當乎不當乎雖然世貴曲通而生獨尚直世貴狎和而生獨尚介世貴巧辯僞容而生獨樸與誠也則有類乎癡而已矣抑豈知生之癡去俗為甚反而去道為甚近世務諧俗而不務道合者不少也又烏知其癡之果為癡乎不癡乎今之人有聰明自任迺至盲妄擿埴顛隕於汙壑陷穽掐之而不反呼之而不覺終其身有形植物累

之憂者則其為癡也孰大焉生偕計上京師將有為政之日其毋改乎類乎癡而未嘗癡者則其不為聰明不癡而未始不癡者的矣

西齋志 有詩

有二客持吳興趙公子西齋卷來見會稽鐵厓道人志一客辨曰首陽之西有孤竹二子者居焉清風足以師表百世此吾公子所以取號于西也一客辨曰伏羲之西有小桃源者在焉其地如洞天邈不與世接此吾公

子所以取號於西也道人莞爾而笑曰孤竹之子餓終首陽未適乎中庸道也桃源之在人間世亦方外荒唐不經之說也公子雖習隱而好高豈果至是哉吾知公子者公子素負奇氣有遠大之量思得明王以輔翼之而不果也遂宿其志於西吾相其夕陽下舂新月在庚閶闔從兑至公子與客鼓琴亭之上歌商聲若出金石無與和者而有懷夫西方之美人曽不知首陽有餓隱之高而伏翼有仙都之勝也二客於公子何求西之野

哉二客者失容逡巡而退道人復為之歌明日公子來請曰先生之言善言於西者乞書諸室為誌而歌則吾將被之秋聲云歌曰

物生於東成於西兮有信有屈物不齊兮彼向而笑傎為迷兮惟古有道物不羣兮大東之西孰我賔兮我所思兮西方之美人兮

木齋志 有詩

吴下殷生奎天質古茂一言一動醇乎其無偽者也人

以木歸之生遂以木名齋令禮部尚書泰不花公愛其為人為書齋額求余言誌諸室世之置椎魯不聽者類曰木鄙為棄材亡所於用必多夫不木者曰便曰給曰機曰警不知便給者蒙不仁之具而機警啓薄行之階也孔子嘗論木矣必與剛毅者同稱曰近仁仁固可以木得之而不可以椎魯不聽棄之也夫大味不和大質不雕大樸不散其惟木也乎仁者至樸而亡偽之物也故論仁惟木為近孔子之言豈欺我哉嘻木為聖人所

器而論者棄之天下之能仁者寡矣抑論者之所棄則有矣士之為木有似馬而實非漢稱長者木之近仁者也惟勃近之而陽朴售至奸如周仁之流則大似而大非其為不仁也甚矣令聖人以深仁洽萬生使民剗偽還朴表民者類求長者吏若生之木固又令聖人之所器而又加之以聖賢之學使言仁者歸生生其不應表民之求乎吾聞生之王大父大父累世忠樸如生所種殆出於一家風氣之厚也殷氏四世而未昌其當昌在

生無疑者故吾叙而期之而又為賦詩極木之所詣以率能詩者繼之詩曰

七日混沌離穿鑿爭七竅碩果一失仁百體俱弗肖巧詐日横生㑹朴至深溺周仁聖人憂世心世變若原燎安得至木資與世作津橋去聲學齋取名木衆巧不同調回愚與參魯入室得道要豈是灰槁人滅心比滅爝君看記淄鷄人方詆不鷄

雪巢志

雪一也而苦樂之情異焉何也清也寒也者不知其清
令者不知其寒此苦樂之情之辨也上古未有室廬則
民有穴巢而居者至陶唐氏之世尚有巢父之流以樹
為窟與羽族同栖者吾想其巢當霰雪之集與木稼同
氷是有雪之寒無雪之清者也後世乃有借光於賓者
謂之雪窻致爽於高者謂之雪樓而又有假屋於巢假
巢於雪者謂之雪巢是有雪之清無雪之寒者也吾所
謂雪巢者崑之洪用氏治其棲客之室於雪鷗堂之陰

者是也用居高門縣簿者幾世矣而無華靡之習炎赫之勢堂號取於雪鷗葢富而能清者也其名屋於巢名巢於雪固宜雖然居其清於主與容接物之潔也處巢於窮陰沍寒之際一念之擴衣吾衣以及人之卒歲無以也食吾食以及人之朝夕弗謀也此又及物之仁之義也予屢辱用觴於巢人固尚其潔巳擴而為仁為義者或懼弗及焉故因其請記而為之言且使賦雪巢者不徒思於古之巢寒者也

藏六窩志

雲間鎮子雲氏慱學工文章才可用世而世不用也今老矣黃冠野服脫落世累飄飄然有神仙致退而築一窩于鴛泊之上肰蓬蓬乎浮游于瀅若龜然於是命之曰藏六求予一言以為志予謂藏六本坡翁語坡以失言藏六子雲何失之可言哉嘻藏山于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而况藏六於一甲乎見者不剮而刳則鑽杖而叩之矣是欲遁而不得其道者也是故

珠假藏於蚌而蚌拆玉假藏於璞而璞剖又況假藏於身者乎此甲之靈於人而不靈於己者驗也子雲學道者吾請與子言藏曜靈畫而忽夜日之藏虛寃望而脩朓月之藏萬物闢於春養於夏成於秋而閉於冬是天地之大藏也天地之藏必有道焉放於六合而無外卷於一竅而無内是大道之至藏也子雲學道而欲效失者藏其六也不既愚且勞乎子雲作而謝曰吾不敏吾將從子游以闚夫大道之藏也藏道何如曰藏於一故

曰藏於一萬事畢

俞同知軍功志

杭自宋行都来歸版籍後生齒日愈繁無兵革災者幾三百年至正十二年七月十日庚辰强寇至自昱關紅巾赭服僭竊王號蹂躪我城池刼敚我府庫鈔掠我子女上抗天討其悖甚矣越壬辰肅政使布琳公親按重兵會行垣大臣戮力剪賊時俞侯亢以仁和縣尉承公令哈喇沁元帥部伍破賊於吳山癸巳伏兵六部橋捉

獲凶頑若干人掩殺其部士者過半奪馬騾旗鼓器械莫勝筭甲午進兵壽安坊賊潰走追襲至明慶僧寺爇焚其窟落孛公壯侯智勇視他賞賚獨有功乙未沿井亭出衆安橋交賊鋒者三生禽渠魁一人及從黨若干人丙申追殺過北關復吾倉廩府庫之狼藉者若干所又生禽其掌記者二人獲所劫宣勑劄憑及偽命妖經之屬燒燬行寨拘截輜重賊盡北奔而杭城始復庚子復領哈必齊義兵西赴餘杭勦捕其殘孽八月辛丑朔

遇賊西門交戰獲首賊某都帥某妖師某總統某賊大敗捷書至憲府憲府論功授賞遂擬侯為杭州路同知府事閭民市夫咸手熏爐拜侯之勞之德士之業文筆者述為歌章以頌侯德之美開元道士徐以正又歷疏其始末来求文以誌于石予惟絳帊帕頭此神禹氏之軍容也夫何小醜敢僭其儀漢賊黄巾張角晉賊絳帽李辰非不憑陵州郡煽行妖孽以冒奸天器皆亡不旋踵而皇甫嵩華宏之徒資為大功蠢爾獠蠻復逞左道以速

鼎鑊俞侯之功又豈下於華宏皇甫嵩之徒歟宜其十有旬日位躋四品而人不以為過也自是侯將右肅政府為國家始終殄賊獻戎功於明天子天子將獲功賜秩見肅政府之善人用而侯為國家一時人才之盛也豈非杭人之望乎侯尚以予言勉之侯名元字長卿世為錢唐人是歲十月初吉誌

王鎮撫軍功志

鎮撫官古之軍正司律令軍中得其人則都督之在上

體要而功逸部落之在下分立而情通不得人反是至正癸巳春皇帝命江浙行省平章定定沿大江以東調諸道兵討紅巾賊命至裒兵大閱謂都鎮譚汝楫曰師行千里草木不静所過郡縣士卒將有厲吾民者君為我選公勤廉威者治士卒勿譁汝楫曰唯唯乃舉前大府監器備庫使王君顯祖自代平章視其丰儀卓犖論裁殊庸人即版授都鎮撫首陳民情次兵機地里要害已而下令申約束士卒潛相戒曰軍中令有王鎮撫剛

殺人也吾輩毋譁譁者死律一張民用大恊是夏分率戎麾抵池以便宜決事率先諸將與賊相還㝡纍建德剜自面渡鏺木田罔掀湖口撇彭澤行跐盤陽城斬偽元帥者二磔賊將者二十有五從賊無筭獲其廬帳輜重器械稱是明年餘賊復冦東流君進謂平章曰東流糧道絶之危必死爭平章韙之遂引兵東下摽饒之石門牯東流大小三十餘戰深謀密計用之無遺筭而一時卒感樂為之用用能屢建奇功民之犇命歸明者以

萬計吾所謂官用得其人則居上者體要而功逸爲下者分立而情通非歟省憲論功聞于朝士民被恩歌於道大夫士又作爲歌詩以美之軍中之通歌謡者從而和焉此豈陽浮慕者哉然而大功未褒勞君不以爲枉致身爲所事君不以爲難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君子達此者歟其徒葉一元以余爲文章家司公論於當代且視信於後持其狀來求言於是乎言至正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志

东維子集卷二十二

東維子集卷二十三

元　楊維禎　撰

碑

兩浙監使司同知茂巴爾斯侯善政碑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杭之監檢校官劉某將監商嚴峻等来見余東門次舍請文以記使司同知茂巴爾斯侯之善政余驚疑曰當朱槩氏寇亂之餘而監漕官有政

可紀非官之祥也歟余嘗官於海濱矣見歳之分漕官挾捍吏二傔佽一校卒數十至分所必先震刑威而以售沓墨於其後下視亭民吏如圈置兎狼殘隼虐無毫毛隱痛其吠噬滿然後民吏始得舒展手足官給工楮大亭與亭吏必撙捐過其半謹而儲之以俟分漕為故常若輸公租奉公養者吁民其有不病乎朝廷憫之為減額數三之一署監漕者皆輟以臺憲老臣及州郡之良二千石今沙侯之同知兩浙監漕事其應是選歟峻

曰自侯下車即攬轡慨然有激揚志分漕嘉禾先問亭黎老貧艱孤苦聽以狀聞取其損數與大亭丞除之豪民故犯推與吏作奸市鈞逮富人及仇家不論情實侯一理已犯弊立革禁吏舞文敗吾法誅其尤而餘皆有儆任指使者皆恂恂然謹行於冥恒若侯視聽之及亭工楮毫釐皆到民無異時撙捐民咸抃手吽嚾以為非工楮之惠沙使君之惠也故在嘉禾未嘗一箠及亭之民服力歲課不會如子職比還司而漕使長且驅馳兵

事亭之商散轉漕之利幾格侯於此時兼伯長之政招徠客商不減平昔先是倉史與綱兵相為奸雜監以偽惡侯申令禁止又其所藏監悉多累年不發較常數虧十之三四侯驗商人所給數俾新間故以與之且不使强有力者越先後次不數月商舶狎至流運不絶足課於常數以充軍國之需於此是侯之才有大過人者無負國家選用之科矣吾聞君子論祥以政不以物商人談侯之善政如此亭家被其澤者可知已非吾所謂官

之祥也歟是宜書其蒞官行事刻諸真石永示後軌侯西夏人字某平章某公之孫也記銘曰

惟海殖利利民利邦謹政厥筴懼民有創法苛亭困法慢困商官不理法墨敗我常爰選才德以量漕綱惟我沙侯良二千石下車求言民我休戚指使循良抉去蠹蠹刑罰不乖爾亭我力闢石不頗爾商我役惟侯治法廉厚秉心其履怛怛其德愔愔展我謳歌易爾呻吟昭然氷鏡溉若旱霖轉運大利出納弗僭君子論祥以政

以德剗丁寇亂官失守職我侯守官乃建成績壼踐公輔以禎王國我作銘詩昭示政則

長興知州韓侯去思碑

吳之長興范元禮致其州父兄之言曰州之良二千石為韓侯侯起身濮陽同知州事歷汝同知州事得民譽甚四命為令職長興吳壯邑也其地邊具區農艱食其土俗浮呰好盤遊大家喜氣勢多訐爭素號難理雖老財譽者病弗遑惟侯之來也本之以仁明決之以剛而

行之以直也盡刮去舊時積蝨詁焉為令筆焉為畫一出予奪是非之公長貳或以各意爭予欲侯既以正持大綱其中雖上下有矛盾其不順而治者寡矣民始有弗便安其為者形諸誹謗侯聽之未幾則咸識其意樂其利而歌其休也邑役素不均由資産弗辯也侯下令産漏資匿者許若干日自陳即不陳許人撿没焉不三月得列簿帳役無不平曩貧免視戒石勦因去之侯至作新石益大書其詞且名其紀令書曰不欺天云由是

大家悉無敢奸以私者白烏鄉者悖弟周福斫死其凡
而誣訴於他日者侯得其情出他究反厥坐下䇿寺僧
某為仇人誣奸狀中傷吏右仇相為根株僧某下獄室
幾死侯辨其衣物差牙即伸其枉民情大悅服其明決
類此侯奉太夫人且八十矣太夫人教侯仁且賢侯朝
出視民事歸必告其母事當理喜而飲即否不飲食且
愠見於色故侯政之休者多出母教也侯視事朞月繇
賦平奸慝屏流離還闗市通墾闢廣而庠序之教興矣

民謹然誦之為良二千石往者未嘗有也令秩滿去吾民有什百為輩相與涕泣遮馬首於東門不聽去者願子體民意畀之以文刻諸州亭之石不惟使民懷德不忘庶繼侯來者亦有所述也予客吳興者二年諗侯之政與州父兄言不誣故為之序而且繫之詞侯名約字彥禮慱齋其自號真定人其家世勛望有家乘在茲不復詳也長興雖湖州之支邑曰吳長城悍若易闘義亦易興惟民師師慎簡其人其人伊何曰剛且仁侯來自

西維父維師且視其民夕奉母慈母訓爾聽子民爾政俾爾民康寧俾爾無爾病惟牧保民若保赤子我哺我衣惟恐子駭汝疇汝鬬汝蠶汝職勿奪汝時刻迫汝役汝有痛生我其恤之汝有枉罰我其出之政用大和臬用不辜若旱得澍若渴得甦侯令去我誰與活我迫我究我誰復拔我惟湖有石其石漸漸刻侯去德後来具瞻

富陽縣尹曹侯惠政碑

皇帝踐祚既久念海内外土地之廣生齒之繁仁義禮樂之澤有所未周乃名丞相議政化之得失繫於郡縣之寄由是簡牧伯以惠黔愚多用儒術為理仁厚循良之吏往往得以紓其藴抱而窮山異谷之民皆沐其惠休若富陽之有曹侯亦其一也前守有不期月而去者侯獨留五年而民惜其去去之日邑士民馮某等來謁余錢唐乞文以紀侯之惠績馮之言曰富陽杭支邑當東南要衝枕山帶江無沃土美植以當大府之需故民

勞而貧俗訐而澆侯下車首以敦本厚俗為先務屬孔子廟壞乃捐圭田之入率士籍之優饒者以建立為事廟既成又為之聘名師招俊民而教養之不數月弦歌禮讓之風達於郊鄙繼新三皇氏之宮社稷之祀壇壝皆煥然可觀下至郵驛河梁百廢具興而民未嘗以勞告巡行畎畝躬説桑田畊深條柔而民無失時惰事之罰阡陌既闢民食其土而庭無盜賊獄訟之聲良田賦役均一而徵科弗亂吏無並緣之奸而民始知以有生為

樂也歲六月不雨禾將槁死侯走祈山川甘雨隨注焉山有虎白晝傷居人侯投檄山靈虎尋遁若受告詔而去者侯之感於鬼神禽獸有如此者公退輒閉戶讀書或行山水間時為歌詩以紓其清曠超越之懐其自治有如此者其為政也明而決其下士也恭而禮其馭吏卒也嚴以恕葢侯以兼人之質以承其家學有尚書誰一郡侯運使通議公為之祖州伯奉議公以為父其忠君惠民之敎耳熟而心飫之故其設施章章如是前倅

湘潭録嘉興既去而民思之令見於富陽者吾民之思益過之予聞儒之為德和平而靖深寛簡而粹容故發之於事業多惠愛子諒非徒長裾濶帶以取侮於庸妄者為也若曹侯者其亦古之循良吏也歟誠無負吾君與吾相畀予之重矣曹侯往焉日躋顯庸展其才以施天下益信夫儒者之有為非世之俗吏所能輩行也余也忝以儒術食君之禄而老與時違聞曹侯之風未嘗不發愧焉故重憑之請而樂書之侯名忠字惟良燕人

云

於潛縣張侯禦冦碑

有厖眉叟數人来自於潛山谷間偕其邑大姓曰章和徐璃等若干人言其縣令張公傑之為保障有狀至元乙未夏五月賊起安吉東抵縣外境謀縣署所宅之縣以兵守者先遁初侯慮賊以義結民為伍乘法民無窮富老穉皆樂受命修門隍理器械立旗色號凡若干伍侯以主帥自命矣于民田令令曰與民共死生吾死若

輩偷生令以五乘法殺若輩吾偷生若輩亦以五乘法殺令即夜統衆二千人跡賊所經擒賊虛殺其魁一人從十人賊望風崩潰越明年春正月賊又自徽突昱嶺陷昌化昌化去縣治僅三十里所居民皆荷擔謀從侯餔牛酒呼民復以五乘法矢如初賊素聞侯名且有兵畧皆迂去寇他邑句縣訖按堵如故仍調鄉夫守禦四門晝理縣事夜巡縣境以為常民之倚侯益柱石矣夏四月淫雨窮晨夕不止凡十日二麥垂稔而腐且過半

侯疏詣岳祠痛自責者三而天大霽民之倚侯又神明矣他如分振窮敬教勸學殍老疾宥孤寡此又汝人心以助皆可書者吁若張侯者非令之保障臣哉侯丞楊子縣有治聲邑民為樹碑著善績令尹吾於潛捍災禦患力政益過之潛父兄亦將樹石西門以為吾人紀去之思聞吾子文足以傳後自有以第而登諸石予嘗以紅寇滋熾往往易吾官軍官軍覆不敵者以主兵者無能主兵無能以五乘之法亡也誠便小而長千夫大而

統六師者能守古伍乘法如張侯者吾未信兵不利寇不殄也吁秣陵之潰武丘之潰視主將如塗人非惟棄甲而去或有倒戈而仇者誠誰咎哉吾宜有述以諷主兵之不如張侯者庶有瘳乎余未識侯跡其治行若是不啻如心交其人也於是乎書侯名傑字漢臣濟南濵之世家云至正十六年春正月七日記

重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碑

海漕古未有也古者天子中千里而都公侯中百里為

都天子都漕而入者地不過五百里公侯都漕而入者地不過五十里禹貢所載入渭亂河乃節級轉輸之次其輸止於方貢之物葢是時兵未有餉仕未有廩何有於漕運哉春秋時國各有兵事則始講求其法亦不過師行之餉國都之漕猶未講也秦罷侯置郡令天下飛芻輓粟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致一石漕之為役始勞而汎海之漕亦未講也國家定都於燕控制萬里外軍國百司之調度皆仰給於江之南漢仰漕山東

唐仰漕江淮皆無道里遼絶之阻也今京師去江南相望水陸數千里而軍國百司之調度欲朝夕供億如取諸左右吁使無良法以致之則民勞國弊又可勝言也哉此江南海道漕運之法開實天運之所啓也迺至元十有二年天兵下江南丞相白顔公悉收庫藏圖籍上之京師屬將朱清張瑄自崇明徑海達於燕而海道實開於此繇是東南入餉者浮游大舶絶海而行發陵倉踰成山歷萊洋入界河抵直沽以灌於天庾海若受職

祥飈送順龍驤北指僅旬日程耳茲非曠古以來所未有之大利捷便乎故曰漕運之開天運之啓也越裳氏謂海無烈風意中國之有聖人也證之于今不信已乎初漕之署開三府于平江置萬夫長六員僚屬若干人虎符金節兼點軍旅秩數視他萬夫長府弗得儷其華且重焉大德癸卯併府歸一長貳及幕僚凡九員隷屬凡八所糧餫歲增至三百餘萬每起漕必行中書官親臨督調吁漕運之功大則漕府之職隆勢使然也至正

丁亥夏萬戶買木丁公来視府治庳陋土木潰壞無以
副朝廷設司授職之重廼謀諸僚友副萬戶鄭公洎定
僧公恊乃心力各出俸金以率僚屬助以營運子本之
贏明年九月某日始獲徹弊而新規制視昔益宏而壯
閱三月某日告及幕元僚孫君来謁記且謂自剏府来
七十有餘年未有名言垂諸金石惟子其言之予既為
推言海漕之闗於天而又有名於人者天既啓之人克
佐之斯萬世萬全利也不然萬一魚龍之國阻為巢穴

天有不可恃君子之所慮者亦逺矣居是司者知天人交應之道則知其責愈不薄也已可不勉哉買朮公字永錫西夏人起身宿衛連佐省臺有風節令以資善大夫為府之監鄭公用和字彦禮三衢人定僧字平叔浚儀人皆以近侍輟居漕選經歷孫震知事鄧繪照磨衛權董役者千戶楊元正府吏湯文脩馮謙章復也銘詩曰

朔方聖人啓中天天府之國宅幽燕帝車廻旋統幅員

南海北海無中邉海陵鐔鑲主領顥龍驤萬斛誰開先
神人手執鯨鯢鞭朝揚扶桑暮咸淵清明風生五兩縣
不周風起人南還砲雲不作颶不顛神燈在天大珠圓
帝曰開府具區塽出臺入省居才賢將軍来自西于闐
高門大屋重暈騫十風五雨熟大田天倉如泉積萬千
武夫翼艘挾飛仙天人交贊利萬全漕臣奏功帝曰然
国星煌煌千萬年

大中祥符禪寺重興碑

秀郡庠西个有古伽藍曰大中祥符主僧曰曇師持寺之重興狀来謁於庠次曰寺之棟宇象設其来久矣廢興紀録敢以請子之名能文庶後有攷且以壽吾教按狀剏於東晉興寧間哀帝詔剡山法師潛講般若禁中師還山道由檇李舍于安撫大卿魏公某知其有道行遂舍地為寶坊延之至梁普通戚行水陸法事故稱水陸院廢于唐之會昌大中天子復天下寺院寺德故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羣疏于朝作衡前崇奉所至

令寺之坊字曰華封云獲賜城西蕩田若干畝元豐間有市民魯性忠者裂地五丈充寺之河歳令祝聖放生者是也建炎寺燬紹興乙卯主僧法瑜募有力者建佛殿山門兩廡及五鳳樓懸鍾有虡庋經有藏沙門先者繼成無量壽佛殿三聖等像二十五年太守林衡奏改禪院乾道辛卯大府丘㬬奏賜華亭没官田九百畝籍入寺我朝王林琪公始領寺事又置新田若干畝寺之養稍贍絶照光公來理法堂鑑湖澄公繼之適颶仆後

殿三聖像之存若有神護者未及興復而寂梅屋常公至僇力經理僅成明樓及歸雲寮至元戊寅江浙相府舉叢林碩德充各寺法席而我曇師在選中顧寺頽圮狼籍如逆旅舍寢食遑安遂盡棄鉢資及募諸檀經營者十餘年始克鼎建後大彌陀殿中嚴無量壽佛像左右十八應真仍翻理前殿左右廡裝靈山會境方丈寢室咸就嚴邃下及庖庫圊湢一一完美寺之前後廢興若此余惟寺之廢興以人不以時而人之興也不以土

木之績而以碩德高風也若肇基者之潛師與今曇師之復興者是已然則碩德高風又豈在於禪哉水陸法事哉吁象教代濁世而後有水陸法事良可悼也佛法離而有禪禪益離而有南北教可悼已吾怪今之言禪者不根祖始隱語以相蒙誕言以相勝使其徒悵悵然捕聲索影訖無自而入大雄氏之道則往往狙狂而失守吾喜曰雲師師身禪而心則儒嘗與吾論道已以性善為法喜以敬尊愛親為上義以安貧居易為極樂以

作善降祥為因果以言師百代行師千種為不壞身殆有與吾儒合者非禪門氏率其徒於悵悵然捕聲而索影者也柳子曰吾於浮屠氏之言取其與吾儒合者吾於師亦云師周姓字竺芳郡之儒家子嗣於淨慈之靈石芝禪師其銘曰

大道支九流渫西鹿興華軌跆禪亦奇道益愜各戶牖示鈍捷盪真桂執忘涉一既離萬曷攝秀之西宮業業般若宗登載牒改禪與訌異諜惟曇師我道協南之車

渤之檝推離宗迈伽葉咨後人廣白業我立言歷萬劫

玄妙觀重建玉皇殿碑

吳興玄妙觀在子城西北一百五十步為郡官寮祝釐禱雨暘之所本梁大同二年所建玄風觀也唐神龍改龍興天寶改開元宋初改元通大中祥符改天慶我朝改今名崇建聖殿以居昊天玉皇之帝至正六年殿災主觀師聞人得人攬其敗瓴斷礎不無愴然者廼與其徒施道心壹乃心力勇發弘願既各竭已資且募檀施

得里之大家葉德榮劉道坦等又久捐若干緡錢於是
首建聖殿經始於七年秋越明年夏六月告成肥楹傑
棟翬飛岳峙繚以朱闌覆以重閣規制雄大氣象森寒
凡幕帟供帳之具黄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視昔有加
若天上烟雲幻出人世川祇地媪咸大懽喜奴隷婦女
瞻仰贊歎誠足以侈廟貌昭神休矣工徒竣事士民相
與共落之擺秬在野歌舞在塗休氣布濩無有災害人
康物阜薫為太和則又相與伐石以紀其成知覩事者

錢道元介萬戸教化公来謁記予悼吾儒之教歧而為老釋釋氏以滅絶倫理示人以險絶之機而生生之道幾熄惟老氏之道原乎大易大易吾聖人憂患之作也老氏者其無憂患乎閔文法之煩稱也機譎之互角也百疾俱作萬怪横生晝冥宵光夏霜冬雷罔不繆盭故其立教以自然為宗以無為為有本返治古於容城氏時田不侵畔漁不爭隈撫嬰兒於巢上棲餘粮於晦首虎豹可尾蛇虺可蹍而不知為之者此老氏旨也宗其

教者又隆以昊天上帝之居巍巍觀闕與時王等而王法無所於禁亦以廣好生之仁充玄默之化也得為其徒者將推其教以極衰世之苦則祖師之望又豈直祝釐以壽皇圖宫闕壇墠之崇又豈徒靡吾民力以侈外觀而已哉方今聖天子追治道於黄唐之上好生之德與天同流瘳瘝煦殘以恬以熙民有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老死而不知帝力之加於我者老氏之教可以因之而廣矣既叙其事復為銘詩曰

神鼇載弁浮青紅水晶宮闕神人宮金鋪雕礎固且崇參差珠閣當天中仰瞻宸扆天人容天威咫尺下地通白雲之鄉帝乘龍翩然大荒靈下降彩烟綺霧陛九重靈鶴萬舞来從東五方之人叩吉凶帝愍下土叩輒從物不疵癘歲屢豐十日一雨五日風聖人體天上帝同好生之德天同功祝聖人壽生聰聰倥侗至德還古蒙彌千萬年天無終

杭州龍翔宮重建碑

龍翔宫繇宋理皇潛邸改沂靖惠王府為之以奉感生帝山門曰龍翔中門曰昭符殿曰正陽咸淳間又改命南真之館南斗殿曰壽元土曜曰景緯鐘樓曰如應經樓曰近真之章藏殿曰琅函寶藏凡宫門扁揭皆宸翰也撥賜免糧土田山蕩若干頃淳祐六年賜元静先生一菴胡公住持宫事不有粟道院在湖西栖霞之北天台葉公台鼎分主之寶祐初又撥賜長洲崑山縣田以贍不足承之者為古泉胡公我朝崇重玄教璽書護持

令公執以奉修祀典不幸翔僧璉陵轢教門改宫為寺公力於匡復有詞于上獲歸土田者半殿宇不可復則有私貲置宋楊和王府基在今城西北隅大德丁酉剏造殿宇門廡倉庫以次而舉田有三庄在仁和平江湖州大德己亥公被旨授白麻命給提點所印章公為一庵猶子仙風道貌拔塵俗又以役丁甲之法呼雨退潮致宰官之敬故其成功速而有以光前往裕後来也乙巳天師留國公主領宫事後有石田鄭公其松瀑黄公

其鴈蕩林公某相繼而出皆有功於教事者而林公又克寛展隘途增廣聖殿創建道域於霞山元統癸酉天師太玄公選請洞霄史公景仁提本宫事席未温而隣燎延宫公前及曰右泉已夢下於我矣我不興復天其厭之郡與副宫陳德安止座李幼榮壹乃心力議土木事副宫朱慶申都監毛君錫監宫貝景元為之佐而太玄公亦施金助工木費縣是大殿法堂山門之制度益廓而大廊廡庫庾道堂客館凡若干楹無不一一完美

三清聖像莊嚴雄偉父老瞻仰嘖嘖稱慶以為前此未有也公又捐私貲建大方丈疊石為山鑿泉為沼蒔花種木鶴飛鹿走恍若世外扁之曰小蓬山翰林陳公旅嘗為之記後至元丁丑被旨玄真人住持同領本路諸宮觀公字元甫號玄圃美丰儀其氣岸凝重時貴人皆屈膝禮之蓋有公輔之望而左為山林之主者也暮年舉太乙宮黃公崇大以自代遂告老公當戎馬劻勷之際扶植教門安於按堵亦可謂善守成者追念史公於

宮門有再造功而廢興歲月未有紀遺監宮葉文誠備
事狀顛末屬余為文既為約狀書之又繫以辭曰
二馬渡江一馬龍東邸觀闕森開張穆將祀余感生皇
渡以熛怒威靈印十一景緯生寒芒天人南下南斗傍
朝輿龍飛暮龍翔翠蓬三度黄塵揚靈宮特立天中央
湖眉海眼東西望地柱不傾天亂長黄須仙伯古冠裳
龍牕寶藏聲琅琅上清淨掃赤尾羚六龍在天天下昌
山君海孤紛来王南極上壽日重光

銘

寶儉堂銘 有序

寶儉堂者雲間呂輔之氏之祖室也或謂輔之去其祖之剏家不遠祖之剏家由儉得之草衣蔬食汙尊抔飲之所為也故輔之命堂以寶儉云楊子辯之曰不然也昔子華子嘗與晏子論古昔聖人之儉不以堯之居土階舜之不用塗緣之器為儉也而以儉在內不在外推其至極于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而神化為滈

節其所受而嗇其所以出然後神宇泰定而精幹不揺此聖人之所以為儉而為聖人之室也然則輔之者傳其先之儉也將以草衣蔬食汙尊坏飲之為乎抑將以聖人之節所受出取嗇神宇泰定而精榦不揺者之為乎輔之求聖人之道者也將有擇於斯矣不然計口而食視入而去操贏而制餘以庾氏商賈子之所為之寶儉也則子華子之所斥矣輔之聞辯曰善哉先生之言吾儉也徵先生吾為夷貊之人烏得造聖人之域也且

請銘之曰

草衣蔬食儉之粗嗇出節受儉之精叶疽我思古人居中以虛五官旣治萬物受奴是為大寶金玉弗如小夫之志不出里閭又何拔異乎計口而食操盈而制餘者乎

穀齋銘有序

孟子之言穀致知力行之律令也射命中致知事志於穀力行事也致知力行為兩輪車不得偏而廢也唐虞敬甫命其子之淳修業之室曰穀益以知行並進之功

鞕之求銘於鄉先生楊維禎為之銘曰

一拙失百巧㾓知不可以不厲也百中滿一中闕力不可以不竭也巧之精貫虱力之滿引石豈惟飲石彎弧落日於唐生彀其率

裘生裼齋銘有序

古者衣制凡裘必有裼裼以抑裘之露而見乎美者也裘而無裼與反衣狐白者等犬羊之裘不裼以其無文也則裼主有文飾之事故曰君在則裼謂施於君所也

吾門裘生某鞱晦於一室而以裼名齋毋乃不類歟盍
有志於事君之文者矣雖然裼非徒表文也表敬也敬
有二父也君也而體異也子於父以質為敬故父母之
所不裼臣於君以文為敬故君之所裼其人父母俱蚤
亡質之以為敬者痛無所於施而文之以為敬者將移
之於君焉耳抑又聞裼必象裘文裘狐白則裼以錦之
素裘狐青則裼以綃之方喻諸內也有大人之文則大
人文裼之有細人之文則細人文裼之由中達外各以

象比不可誣也然則裼也者其又由外以卜内之徵歟君無輕肆其裼也銘曰

錦而絅非文之屛惟絅而後文益炳裘而裼非文之的惟裼而後文彌穡惟的日亡惟穡日章惟裼齋氏敬之勿忘

自然銘 有序

雲間沈仲參氏名其燕處之室曰自然又以自然道人自號也乞言於逍遥叟逍遥叟曰老耼談自然以理有

至分物有至定而莊生推之為逍遥篇小大任小大長短任長短而物無不得其所其然者皆莫知其所以為自然也心無為者與化為體上知造物之無物下知有物物之自造也非此無以明自然故老莊祖自然使世之沓婁躁妄一安乎自適而詣乎定極此自然雖然知効一官德徵一國者亦有自然故堯舜與許由雖異其得於自然一也參由自然而得堯舜於塵垢粃糠之外其詣極如藐姑射之神人則可使戎之人脱出疵癘而

躋乎春臺含哺而怡鼓腹而嬉國忘乎忠烈家忘乎孝慈子之自然者至矣參曰吾方有志於是願從先生遊庶見堯舜於塵垢粃糠之外予無所事戎事為逍遥叟信其志為之銘曰

理無小大物無長短理與物付物與我忘推其極也物不疵癘我不夭殤子不信者謂吾言狂子將信者吾將與汝訪四子於藐之椒汾之陽也

莊子逍遥篇克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甕牖銘有序

隴西耕者李中其先宋三省幹之後中去其先之高門閭退築草堂松之七里涇為耕讀室室凡十楹蓽戶繩樞北東西垣皆甕牖中每風起引東方明於甕次讀古先聖人遺書書已出理耕事日為常有過而哂者曰中弗先先廬而甘為甕牖繩樞之子歟中聞而益喜遂自號繩樞子仍以甕牖命其室介其友錢鼒来見曰古者戶牖必有銘令辭弗古若不足以起儆幸先生有以銘

予異其人曰繩樞子今之人而有古之道者歟士幸生華夏有宫室之後又幸生高門縣薄之家而遠迈古初甕牖是居非悠然有得遺物而立於獨者不能一日安於自如惟其然故豨韋氏之囿軒轅之圃有夏氏之宫湯武氏之室彼且能使我忻忻然而足歟不也世之傾宫室危臺榭直昧者逆旅焉耳豈徒逆旅府怨階禍雖滅身覆族不寤豈不哀哉此甕牖之可銘也銘曰

隴之耕兮草之堂甕之牖兮朝之陽暾之入兮煌煌月

之燭也陽恍天之刑民兮峻宇雕墻天之牖民兮虚室之白泰宇之光

心太平銘有序

予自壬辰兵興来遭罹死地者凡四五然今年以淞府長顧公之招客予于府庠退處一室顏之曰心太平人怪之顧公是之曰昔香山居士之詩自謂我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居士嘗歷險難身獲太平而心未獲平先生歷險難身不太平而心實平焉予謝之曰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子之謂也因銘室曰

嘻割爭絶揖讓爾一身天地長心獨游在羲上

委順齋銘有序

杭之城東隅有鄭老人號虛原年八十餘時過予談諸子百氏最研極乎漆園氏之旨故其燕處室曰委順屢徵予文漆不能不委而況於人乎又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吾人之委順也歟其旨為銘曰

地不洛橘天不逢蓮順不吾委違地違天順一吾委萬

物自然

初齋銘為復初鄭茂才作

水初惟清濁焉以撓木初惟直屈焉以拗水復其初其清可澄木復其初其直可繩維禁易子反求厥初旁岐勿惑下流勿居上智下愚天淵遼分理欲之隔不能以寸

止齋銘為至善王茂才作兩生皆俞參門士

忠以事君孝以事父朋友有信長幼有序各極其止是

曰至善舉類以推其則不遠惟文中氏明爾明德爾修必精爾踐必力書曰安止詩曰敬止緜敬而安希聖在是

不心不佛銘 有序

予嘗與師論心師曰儒以道言心又以人言心是二心也不如吾釋氏言心以法吾曰汝祖言即心是佛又何有法師曰吾祖又云非心非佛則心亦無有天台師不云乎任汝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吾曰天台尚與佛

二我固曰任汝即佛我却不心不佛師因時起曰鋴冠長老於我祖具一隻眼遂命其禪所曰不心不佛而俾予銘之銘曰

佛莫名心莫名與道冥冥無名我曷銘

近浮屠有以左道鼓世俗號天界某者士大夫安其志而不之攻勢且稱緇相國師危坐至前元嘷某師在一人上者此不可不杜其漸也不心不佛師疏於上必斥絕而後已故吾以師廣長舌有回天之力奚止昔人推

倒回頭趯翻不代者也

陸道士息踵齋銘

南華真經謂真人之息以踵取其息者深而細也深而細者必從根極中出踵是也此古真人心齋郊也方伎之流習閉氣為胎息者末矣圓覺經云息調心淨益亦得南華旨者茅山外史弟子陸中氏以是名燕處之室鐵笛道人為之銘曰

氣導和體引柔心貞白息靖幽盎馬春淒馬秋一喜一

怒四時游是曰真人流惟踵之求

尚德齋銘　為胡道士浮休子作

爾祖著經尊九流一德授受長春丘長春丘後為計籌計籌弟子今浮休玄牝有得天同游五千之言俱贅疣丞關相見西青牛

東維子集卷二十三